



国际经济学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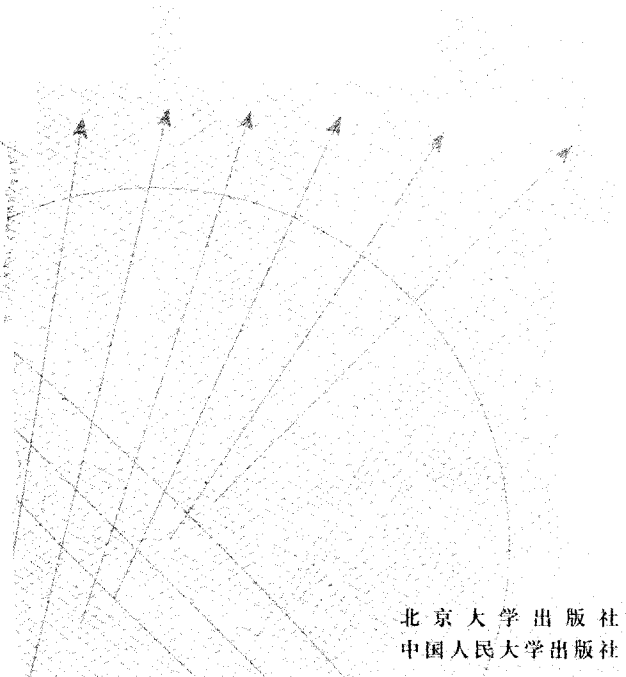
# 发展、地理学与 经济理论

DEVELOPMENT, GEOGRAPHY, AND ECONOMIC THEORY

[美] 保罗·克鲁格曼 / 著

*Paul Krugman*

蔡荣 /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国际经济学译丛》

编委会

主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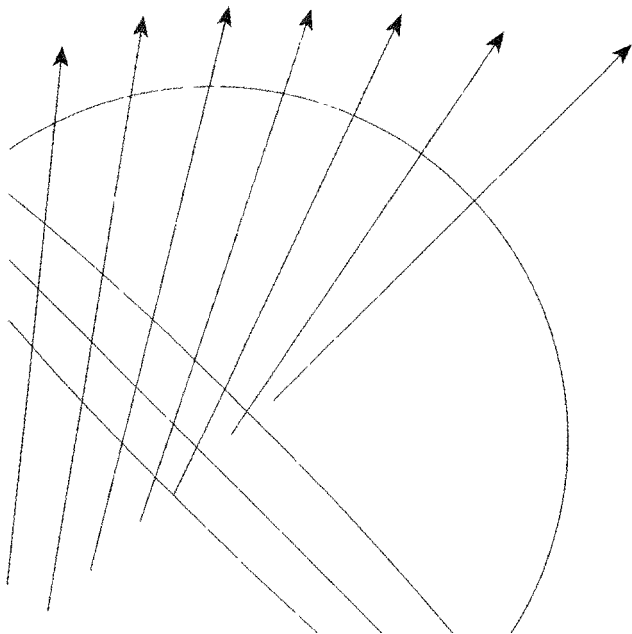
海闻

副主编

平新乔 张兆杰

编 委

马晓野 岳昌君 孙俊 张曦 蔡荣





## 《国际经济学译丛》总序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是经济的全球化。经济增长、冷战结束以及信息技术革命使得各国经济更加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并日益融为一体。与之相适应，研究各国经济之间相互关系的国际经济学亦变得越来越重要。

作为经济科学的一个分支，国际经济学主要研究开放条件下的各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状况。它不仅研究开放经济中的商品生产、消费、市场价格决定和生产要素流动等微观行为，也研究汇率、国际收支、价格稳定和经济增长等宏观问题。对于绝大多数开放的经济来说，国际经济学是一门更加现实、更加重要的经济学科。

鉴于具体研究对象的不同，国际经济学又分为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两个部分。近十几年来，由于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新现象、新问题不断涌现，也推动了这两个领域中研究的迅速发展。

在国际贸易领域，产业内贸易和发达国家之间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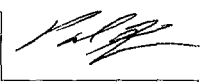


易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国际贸易的传统认识。引入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等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不断出现的贸易新格局促使人们进一步去研究决定贸易基础的技术、地理、历史等因素。在政策方面，则相应地出现了“战略性贸易政策”和研究利益集团收入分配的“政治经济学”。此外，对跨国公司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也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组成部分。

在国际金融领域，国际资本市场的一体化、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发展中国家的开放以及原计划经济的转轨，一方面加速了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金融危机。如何在开放中防范金融风险，减少外部冲击，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成为各国政府制定政策和国际金融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全面开放。无论从微观还是宏观上说，我们都不能不把国际经济的影响作为决策中必须考虑的因素。国际经济学已成为我们研究问题、制定政策的理论基础。

为了更好地了解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及其应用，我们编辑了这套“国际经济学译丛”。与国际经济学教科书不同，这套“译丛”选择的著作主要侧重于国际经济学的发展前沿、对现实问题的分析，以及国际经



济关系中的实证研究。对于从事理论工作的人来说，这套丛书将有助于更清楚地了解国际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应用。对于参与实际工作的人来说，这套丛书将通过较为通俗的语言和具体的分析，有助于他们掌握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在人类进入 21 世纪之初，在中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之际，我们将这套丛书献给正在准备迎接国际经济挑战的中国经济工作者们。

海 闻

2000 年 4 月




## 序

1992年秋我在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讲授俄林讲座，这本书就是在那次讲座的基础上经过大量修改而成的。

能够得到邀请讲授这样的讲座实在是一种极大的荣誉。对于我们这样偶尔发现有话要说，但这些看法又不宜于在通常的专业媒体上发表的人来说——这些看法非常模糊，不能写成可以在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成书分量又太少，并要求读者有大量的背景知识也很难在大众化媒体上发表——这样的讲座就是一种特别的机会。如果你也像我这样经常有点模糊的想法，那么一个不长的讲座系列，将来以一本薄书的形式面市，就为你提供了一个满足自己的绝好机会。

我最近主要的研究项目是重新研究长期受到冷落的经济地理学，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了一些东西，同时受它们的启发，我进行了一些思考，因而有了这些特别的讲座。正如经济学界的同仁们惯常所做的那



样，我选择了一个锐利（可能非常不切实际），但我认为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有见地的模型作为出发点。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一直在不断地推敲原始模型，尽量使它越来越符合现实，尽量用数据来检验它，尽量掌握作为我目前研究的这个特例的基础的基本原则。当然，这就是20世纪末正统经济学家做研究的方式，我并不例外。

不过在这项工作中，我越来越清楚，也越来越不安地意识到我正在研究的这个领域的历史十分奇特。经济地理学——活动在空间的区位——显然是一门具有重要实际意义的学科，学术界应该会对它很有兴趣。但在整个标准的经济学理论中几乎完全看不到它的身影。在过去的几年中，我的主要目标就是用我所知道的惟一的方式来补救这种遗漏，也就是构建巧妙且有说服力的模型，以吸引更多的学生和同仁来研究经济地理学。我现在不亦乐乎地回答这些问题，不过我不禁对为什么我的同行会忽视这些问题产生了兴趣。

我还了解到另一个领域——发展经济学——也有着虽与经济地理学不尽相同却又相关的历史，在20世纪40和50年代，一些思想——与我现在应用于地理学的思想类似——一度非常活跃，但很快就被全部遗忘了。

面对经济学思想发展历程中这些不可思议的转



折，我觉得自己正在扮演一个业余历史学家的角色，一面阅读古老的被遗忘的文章，一面想搞清为什么某些思想尽管看起来很有道理却被遗忘。同时，我发现自己也在为我和我的朋友们的研究方式进行辩护——尽管我涉猎历史已使我们学术风格的局限性更加暴露无疑。

接下来就是我对经济理论的本质的一些思考。我希望部分读者能从中获得启发，而其他读者至少会认为这很有趣。

**克鲁格曼**

# 目 录

<b>第一章</b>	<b>发展经济学的兴衰</b>	1
	大推进	8
	分析性结论	14
	超增长理论的因素	17
	超发展理论的失败	25
<b>第二章</b>	<b>地理学：迷失和发现</b>	33
	经济地理学的五大传统	39
	空间经济学：两次失败的努力	58
	加入主流	62
	故事的寓意	68
<b>第三章</b>	<b>模型和暗喻</b>	71
	模型的益处与代价	72
	经济学中的建模	77
	模型和暗喻	84
	再论发展理论的兴衰	86
	经济地理学被置之度外	89
	结论	93



国际  
经济学  
译丛

附录

95

索引

115

## 第一章 发展经济学的兴衰

我有一位朋友，对研究非洲有浓厚的兴趣，而业余爱好是收集古代地图。他把两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写了一篇他称为关于非洲的“无知的进化”的有趣的文章。文章描述了从15世纪到19世纪欧洲人绘制的非洲大陆地图是如何不断演变的。<sup>[1]</sup>

你可能会猜想该过程或多或少是线性的：随着欧洲人对非洲大陆逐步地了解，地图会越来越精确，具体的细节信息会越来越多。但事实并非如此。在15世纪，非洲地图上的距离、海岸线等等当然都十分不准确。然而尽管那时的地图主要是根据二手甚至三手的旅行者报告绘制的，但是它们的确包含了内陆地区的大量信息。比如，地图上已标明廷巴克图（马里城市），尼罗河等地方。不可否认，这些地图也包含了相当多的错误信息，如地图上有一些地区，那里的居民的嘴在胃中。尽管这样，15世纪早期地图上的非洲是一个充实的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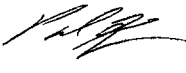
随着时间的推移，绘制地图的工艺水平和用来绘制地图的信息质量有了稳步提高。有人首次沿非洲的海岸线进行了考察，因此，绘制出的地图更加精确了。到了18世纪，绘制出的海岸线已基本与现代地图中的海岸线看起来难分伯仲。沿海城市和人口也相当详实地展现在地图上。

另一方面，内陆地区却出现了更多的空白。虽然那些虚构的事物没有了，但真实的城市和河流也从地图上消失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欧洲人对非洲的了解甚至比以前更少了。

发生的事情应该是显而易见的：绘制地图的工艺的提高对资料的可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像“从沙漠边缘出发向南走六天，你会看到一条由东向西的大河”这样的二手报告不再被当作绘制地图的依据。现在只有装备有六分仪和指南针的可靠的信息提供者考察过并提供的地形特征信息才是合格的资料。因此，以前的地图中拥挤（可能还使人迷惑）的内陆地区就成为“最黑暗的非洲”，一片空白。

当然，到19世纪末，已有人对最黑暗的非洲进行了考察，并精确地绘制在地图上。最终，现代地图绘制的方法越来越精密，地图质量也越来越高。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技术的改进事实上导致了某些知识的丢失。

看到这儿你无须担心，尽管这些讲座的题目中有



“地理学”的字样，但是它们并不涉及如何绘制地图，或者说至少与可以挂在墙上的地图无关。我将讨论的是经济学中思想的发展历程——具体来说，介绍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两个相关学科的故事。

当然，从事经济学研究，或者是进行任何学术研究也一样，其实都是在绘制地图。理论经济学家掌握的经济信息——一部分是实实在在的数据，相当于装备有六分仪的探险家的工作结果，一部分是逸事趣闻，相当于旅行者讲述的传说。理论经济学家试图借助这些可靠与不可靠的证据，加上事先的信念（不但证据不足的时候用它来补充，而且有时用它来驾取显而易见证据），来描绘一幅经济运行的图画。

但是，这幅图画究竟有多完整？在这些讲座中，我将对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这两个领域中的思想演变给出一种解释。我将证明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到 70 年代之间，上述两个领域均发生了某种循环，它与制图技术的提高暂时减少了欧洲人对非洲了解的故事有些类似。对准确性和逻辑性的要求提高后，人们对一些事物的理解会大有改观，但在一段时间里也可能使人们不愿意研究那些信息质量达不到新技术要求的领域。一些以前有许多人研究的领域——不管多么不完善——因而很少有人涉足。只有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时期之后，才会逐渐有人重新研究这些被遗忘的领域。



为什么我选择这两个领域？首先，因为它们有共同的学术基础。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在二次大战以后都曾繁荣一时，而且都建立在同一个基本洞察的基础之上：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但市场规模反过来又受到劳动分工的影响。这种循环关系意味着一国可能会经历自我加强的工业化（或者无法实现工业化），而一个地区可能会经历自我加强的聚集过程。

然而，将发展经济学与经济地理学联系在一起的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有一些共同的思想，这些思想在它们各自的历史上都曾促进了它们的发展，而且，我还将说明，更重要的还是因为它们都面临同一个特有的问题，正是它使得这些思想未能跻身主流经济学的思想。

为什么经济学家把有些思想拒之门外呢？在外行看来，无论是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新工业国理论还是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有关财富与贫穷的观点，看起来都十分合情合理，但学术界却不愿意认真考虑，这使他们感到难以理解。他们不理解经济学家决定取舍的标准；一个论证有力、既符合史实又有趣闻逸事支持的思想，为什么就比不上其他思想呢？对经济学有成见、对这种现像感到困惑的人常常把主流学术界不愿考虑他们或他们的朋友观点的原因归咎于不正当的动机——行会思想，即拒绝考虑非业内人士或以非专业

术语表述的思想——或者归咎于政治偏见。

但事实并不那么简单。经济学家也和所有的人一样有他们的政治偏见，但这对他们愿意考虑什么思想的影响绝对没有你想像的那么大。例如，你可能会以为像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那样的极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至少会对受到马克思（Marx）启发的激进经济学家的观点，或加尔布雷思这样的异端经济思想家的观点抱有温和的同情态度。毕竟，在历史和社会学等领域，马克思主义者和后马克思主义左派的观点长期以来一直都受到尊敬。但是你不会看到发生下面的事情：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几乎与他们保守的同行一样异口同声地谴责异端左派思想是愚蠢的——正是自由主义者罗伯特·索罗（Robert Solow），而非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与英国激进主义者进行的艰苦的“资本之争”中为正统思想辩护。

同样，你可能会认为保守经济学家们会替供给学派中他们的政治同盟说说好话，或许还会任命几位供给学派的忠实信徒在他们的系里任职。但实际上即使在明尼苏达或卡内基—梅隆这样相当保守的经济学系，他们也没有这样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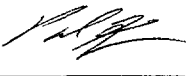
那么这仅仅是行会思想吗？你只有获得博士学位才有发言权吗？但是，获得博士学位——甚至拥有卓著的学术声誉——并不能保证你的经济学观点会受到尊敬。想一想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和莱斯特·瑟



罗 (Lester Thurow), 在普通公众看来, 他们都是优秀的经济学家, 都受过非常正式的训练, 却都被主流学术界完全置之不理。或者再看看罗伯特·蒙代尔 (Robert Mundell), 他在国际货币理论方面的贡献仍然受到人们的尊重, 但他后来成为供给学派之父这一点也同样被忘记了。另一方面, 在某些情况下, 非学术人士的观点却有可能受到尊重——近几年里, 一个异端的城市观察家简·雅各布 (Jane Jacobs) 已成为新增长理论的守护神。

那么, 为什么有的思想被人们接受, 而有的却被拒之门外呢? 答案对于局外人也许有些神秘, 但对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而言却再明显不过了, 那就是只有可以模型化的思想才会得到垂青。现代经济学里一个经过适当模型化的思想对经济学家的意义就与经过正规勘察的地区对 18 世纪绘制地图工匠的意义一样。

关于什么是“适当”的经济学模型以及我们所认为的“适当”的概念是如何不断变化的问题, 我现在暂且不谈 (我将在本讲座下面的部分进一步谈及这个问题, 并在第三讲中详细阐述)。20 世纪 40 年代崭露头角的发展经济学以及几乎同时出现的经济地理学未能“成功地”汇入主流经济学, 我个人认为原因很清楚: 它们的缔造者没有用一种适于当时已有的建模技术的方法表达他们的思想。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致命的问题是该领域的先驱没有明确地说明市场结



构，即在他们所描述的假想经济中的竞争状况。这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事实上，对于不从事严肃的经济学建模工作的人，不可能向他们解释清楚这为什么竟然成为一个难题。但是对于把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纳入主流经济学理论的诸多努力而言，市场结构的难题却被证明是致命的。

上述内容可能听起来相当抽象。因此，就让我介绍第一个例子：发展经济学的兴起、衰落和复兴的故事。

很久以前曾经有一个领域被称为发展经济学——它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致力于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更贫穷，同时为穷国致富出谋划策。20世纪50年代是这个领域如日中天的时代，发展经济学的思想被认为是极其重要的和具有革命性的，不仅在学术界获得了极高的声誉，而且对真实世界也有重大影响。另外，发展经济学吸引了众多富于创造力的学者，是个令人激动的研究领域。

那个领域永远消失了。当然，现在仍然有许多优秀的学者致力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研究。他们提出的某些问题是各国都普遍存在的，但另外一些则是较贫穷的国家特有的问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在仍然有一个集中研究欠发达国家的经济问题的领域。不过它是一个发散的领域：比如研究第三世界农业的经济学家与研究发展中国家制成品贸易的经济学